楊文恪公文集

書

復余子積書

子積兼理氣論性著而為書其示我者屢矣不可以不復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濂溪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明道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此子積之所祖者也孟子之道性善伊川之性即理本子之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此子積之所闢者也要之理氣不相離亦不相雜孔子濂溪明道指其不相離者而言其不相雜

者固知之也孟子伊川朱子指其不相雜者而言其不相離者亦知之也聖賢立言各有所主今欲是此非彼何其量聖賢之淺哉然子積理氣之論雖不知二者之未嘗相雜而亦知二者之未嘗相離猶有所祖也至以燈光五色紙喻理氣則益遠矣此等取譬反不如佛書水中鹽味之說爲近之今以椀盛水置鹽其中一人曰此鹽水也一人曰此鹹者鹽也兼理氣而論性猶曰鹽水也專以理而論性猶曰鹹者鹽也二者皆是也子積又謂理一而已不能爲仁義

禮智信其能爲仁義禮智信者金木水火土也謂仁義禮智信兼理與氣此則全無所祖而入於杜撰矣元亨利貞從來聖賢以之爲理而未嘗兼乎氣也氣則春夏秋冬是已仁義禮智從來聖賢以之爲理而亦未嘗兼乎氣也氣則金木水火土是已若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若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蓋一則皆一萬則皆萬此理氣之所以不相離也若理一氣萬其相離也甚矣爲此說者豈眞知理氣之不相離哉既不能眞知理氣之不相離則其不

能知夫理氣之不相離也宜乎朱子謂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以此四者時時涵泳其味無窮夫春夏秋冬始見於堯典金木水火土始見於洪範元亨利貞始詳於周易仁義禮智始詳於孟子七篇廉亦願乎續以此四者時時涵泳可也書中所論欲逐節條答又恐閑言多而正意少徒爲無益惟虛心平氣不以發明道理要出於己幸幸

錄不第過嚴陵舊詩送王太守天章

余過嚴陵太守王君天章謂郡齋重刻鈞臺集

歲歲且詢于往來必嘗有什命曰釣臺之文范文正不可尚已釣臺之詩　國朝方遜學不可尚已昔年漫不省事落第南還徘徊臺下強成一律自後登臺謁祠不與數數噤不敢出一語矣天章謂亦既有之尚冀毋吝余意古今之作豈無可刪者遂錄付之以備去取云耳

答張克修

黃太守送到手書承諭先妣葬事如何讀之涕淚交頤蓋偶年三月已襄事矣當時亦從人講究亦有不能盡同於家禮者槨外用木槨木槨

外用石槨內外俱作灰隔耳荒迷不具

與張克修

九月間辱手教并佳作讀之喜溢眉睫所論韓求熙傳銘却未見到不知果為何人浮沉韓公又欲收之得高明此言尤信倘能再錄以示甚幸白沙之學藏頭藏尾往時皆不可曉讀執事祭文似是如此但康節花草是詩骨髓是皇極恐白沙不能終始天地古今則胥次未及其若是之大也公蚤見此人必得其實使中細及花尚

與張克修

共審優游林下充養益深固諧所願然不曰安否不出如蒼生何考之朱子六十四五以前皆是丐祠六十六七以後始乞致仕至於七十乃從其請執事爲朱子之學又深於禮經者必欲請老恐亦太早計況已進養痾違請亦無害也如何某近者寔爲冒忝承論不勝愧負先公墓志重荷訂過銘感銘感原稟亦望改正傳之後來庶無異同恒謂執事古道固宜寡合不識如某者亦何爲於世落落也早晚心事惟令郎柱

叟可語耳餘惟保重以慰天下之望

答張克修

近年得胡敬齋議論觀之　國朝惟薛文清可與之上下其學得之伊川者多不知高明以爲何如承問近時所接識及有操履者政事文章往往不乏但於此學有見者誠難其人所云汝愚不可復得最是渠嘗言今日有君無臣果然果然先帝在位二十年何事不可爲祗諸老貿國蹉過好時節兼之士夫趣向愈下號爲敢言者亦不過爲宰執鷹犬而已時事想聞不俟縷

某二月間具疏乞休吏部覆倒十月間再乞已得進本報特未覆耳

與費守先

去歲辱手書存慰并致奠先妣昌勝哀感卒哭后苦無良便未得奉狀以謝愧歉愧歉聞新正留洪城月餘與東白學士聚處曾及魏氏之書否晦菴嘗言目視鼻端注想丹田似爲有益其以十二卦論早晚用功之序未知果可用與否也廉常愛伊川節嗜慾定心氣之說高明以爲如何

慰費子克

聞令伯令尊兩先生先後薨逝曷勝驚悼仁人君子並宜高壽而止於此此理之不可曉者然執事重遭變故其何以堪尚冀節哀以從中制

朱子家禮一書後人增附大多愈繁愈亂自楊復氏以来則然矣就如冬至立春之祭乃不信其所著之書而惟信一時問答之語此即可疑廉遭先母喪亦嘗反覆程朱二家禮敢謂伊川設此二祭最爲精當朱子家禮從之極是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鵞湖費閣老

自執事榮歸之後奉書之念無日忘之而竟缺焉其故何哉蓋握筆伸紙拍塞滿懷欲次第而出之不可得也欝欝至今忽一載矣不識執事其亦諒之否乎往事區區今皆不足爲執事道所最喜者功成而身退迹遠而名高復有出於科名狀元仕宦宰相之外者又思天之有意於其人必使之平生事業皆已做盡而復優閑於未老之年得以從容涵養希賢希聖其視鍾鳴漏盡夜行不休者豈非天之無意於其人而顛

欲識涛之耶聖賢門戶閫奧不出乎程朱微言以心驗之以身体之在執事信有餘力矣某也徒羡而不能效困位廢祿之誚則亦不得而辭也胡敬齋居業錄奉覩想執事久見此書但今日靜中觀之當又不同令弟內翰希道意

與葉時勉

歲裏奉新王丞至遞到華翰及所惠書書慰無量所云涪翁詩序雖自悖亂道然賢友剖析數語蓋自有見但區區未敢承當耳近日新功是見不同古人所以過人者只是學力到耳尚異

勉之

與葉時勉

向寄諸作皆見大意須要痛下工夫西銘理一分殊亦分得細膩足見體貼朱子謂當爲作畫子排布甚分明今語類中有東銘畫卻不見此畫也橫渠此銘如人迷失遠祖不認蹤族卻說與他一個根源來歷使他自知親睦天地之塞二句是說根源來歷處若理一分殊自然有的卻非西銘主意也有漸作又商量處便中可多寄面論之期卻未可卜來間疆學自愛至祝不

具

答葉時勉

近日連得二書并所作詩文甚愜西銘理一分殊非不切要但因賢推得甚細已無疎漏故區區又措轉來說謂西銘主意原不在此蓋張子見人動輒便分汝我故說乾坤父毋同胞物與以見此理本大公無我至於理一分殊正不消說逮程子因龜山疑其兼愛卻說出這一句來朱子不云西銘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方說出賢又以為何如不妨從後乃為有盡所論周易

上下經卦序乃文王所定諸爻九六乃周公所名俱是予謂此一部書皆文王周公所作故曰周易只因後人將伏羲幾個畫子揷入所以開卷只覺得伏羲文王周公相混竊謂重卦之名亦文王所定觀孔子傳文王之彖兼釋卦名卦辭可見況文王作彖如履虎尾習坎之類分明連卦名一筆寫去比說惜乎與朱子不合劉保齋平生所得於易有出于舉業之外者別爲圖釋賢於此等處取法保齋別自爲書可也用之舉業則駭人矣曾記保齋圖釋其論卦變處多

破朱子此自是保齋錯了朱子卦變極精何可議哉賢輩業能看到此已是進一步但隨文生義愈要細密作古文且多看蘇文並韓歐人不一須要對病用藥更與勉之

慰林待用

抄秋考滿在金臺聞令堂太夫人辭世又聞[illegible]事在吾省即日斧計東還既爲知我悼痛復[illegible]吾江西之民何其命薄而天不使之終惠此方也邇來不審孝履何似及襄事定在何時[illegible]外用木槨臨葬安上亦槨外用石槨石槨內

以三和王築之島明以爲知何餘惟節哀順變以盡孝之大者不宣

與林待用

小書奉塵清覽尚容另日面請玆事誠難昔朱子編此南軒猶以爲未精况餘人乎廉實不量力之甚惶恐惶恐諸公事蹟得惠示一二尤荷不宣

與林待用

近日與劉教舉人處知執事必欲求去而後已某前此亦窺見此意曾舉似于調彭汝礪語以

告乃知高明固不取此說矣某之意無他蓋謂執事今日之去與爲憲使時去不同蓋朝廷兩次加官起執事於林下不起則不當受官既受官則未可便言去耳昔胡安國謂去就語默人當自斷某謂若如世俗諫言一例挽留則不兄選如其別有一種道理則未可專以安國之言爲然也賢者出處必思之審矣某復以爲言者亦盡其愚而已矣伏惟高明亮察

與林待用

近於志道處得借東坡巾樣因效而爲之志道

又云嘗以意作深衣却未之見也康節先生傳程巾樣大略與東坡巾不相遠但程巾頂平不作前高後低之勢外書云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謂之四直即不前高後低也桶八寸視今尺須消息之不宜大高簷七分其桶外一邊為簷高不及桶十之三止五寸六分與伊川又嘗戴如道士䙴挑巾又嘗畧昌黎巾皆不可考至於荼子所戴紗巾服上衣下裳其制如周子之服志道謂裳繫於衣之下暑月不便老人不若深衣亦是但其每見二程康節之服亦

如今人直身惟有緣耳似此更便於深衣亦欲效而為之然深衣幅巾豈可不俗就考滿在昔夏不免一詣　闕下即當具疏乞骸矣白鹿煙雲之語已銘之肺腑亦時時見之夢寐未間亮察

與吳獻臣

近得合州守宋君璟所寄汝愚遺文連日讀之不釋手因歎年兄與汝愚經紀其後事可謂至矣而又為刻其文汝愚何以得此於年兄哉年兄之風義如此無愧古人矣敬服敬服汝愚之

齋風格則楊廷秀胡邦衡議論則程叔子朱元晦序者以柳子厚為言人品機軸絕不相粘汝愚以劾時宰得貶子厚以附倖臣得貶貶雖同而所以得貶則不同存者乃欲強而同之可謂擬人不以其倫矣年兄可另作一敘不然移書張克修為之跋汝愚海内知己也

奉張東白

孝廟不邇声色有聖人之資委任臺閣得君人之体於孝肅太后欲承重以行三年之喪又古帝王所無者也太史氏得執事以為之領袖成

大明一經以垂無窮不在茲歟自遷固以来未
見以理學當此任者往年修
憲廟實録楊文懿欲請留中之奏出之不知今
尚可舉行否
先帝臨朝十九年其仁如天中外投匭日不勝
計大抵言者牛毛當者麟角就中卓乎有見諒
不遺漏固執事之所必加意者也佳論前者嚴
整後頗有散緩處不知近来精神增減如何保
養至祝

與劉德資

向承枉顧匆匆一別緬惟蜀道連雲翰惠安否所至風采益振足慰延企清戎查冊所得甚實若止憑里胥供報鮮有不至錯誤者冊在布政司府州縣及後湖俱有之然以一省言之莫全於布政司以天下言之莫全於後湖縣無則之府府無則之布政司布政司無則之後湖康在後湖幾三年頗能知其一二以為清軍莫要於查冊也大事記能寄惠一部否不具

慰彭憲卿

康罪逆深重禍延先妣日月不居奄及大祥不

肯無狀無足道念近日驚聞太夫人奄弃榮養痛傷痛傷春襄定在何時朱子灰隔之論要不可易愈厚則愈固康埜先妣亦用此法耳閣下忠言深計所補不細雷霆之威天日之霽亦旋復不久也此又世道之幸讀禮之餘珍重珍重

與黃仲昭未軒

向臨敝邑以方有公事不敢從容請教即辰伏審道体清和為慰慰康不淺寡陋嘗於伊洛淵源錄取朱子語以附之適路公令劉鎡見而錄之十欲乞一序以冠諸篇首庶幾發明伊洛之精

於後學門户路徑指引明白親切數事於此學用心有年其獨智自得必有非人所及者倘蒙俞允爲幸曷勝率尔干瀆亮察千萬

與蘇伯誠

執事爲白鹿書院起廢俾士子講明朱學甚善比到洞中見傑棟一新青衿大集甚慰甚慰更聞向日周朱二先生之祠雖以陶李諸人執事兩祠以祀之尤是但今兩祠並峙一門其入殊無差別而於尊奉二先生之意似猶欠專今不若改門正對二先生之祠其陶李之祠從害

而入爲當又二先生祠宜以黃幹李燔張洽黃灝陳宓等配食諸人皆晦翁高弟嘗講學其處乃不得分一席而坐而陶元亮之隱節李太白之文章獨儼然俎豆其間不亦輕重之失倫哉宋史道學傳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嘗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講乾坤二卦于白鹿洞山南北之士皆来集李燔字敬子建昌人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莫比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嘗爲白鹿山長黃灝字商伯都昌人熹守南康執弟子禮質疑問難又宋史列

傳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登朱熹之
長從黄榦遊知南康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
其略如此與執事更考而并祀之庶無遺恨不
具

與邵國賢

宗儒祠記豈寡陋可當第以嚴命不可虛辱勉
彊成之專望改教朱子嘗屬東萊作鹿洞院記
記成後欲更定數處今其書可考也某雖無似
亦欲廣幾以見古道耳況一統志與洞志載所
以祀諸人者各有不同此間無郡志參考未免

海詞鋪敘舊聞陶劉之外更有李白二志俱不見若此之類俱望即為改定再免往復如其無取則勿用可也

答吳懋貞

所論草廬周易纂言鄙意亦謂如是近得其禮記觀之却勝自餘他經則李之見書經尚惠及允荷所論各經四書必校諸家而後見朱子之為精極是况義理無窮亦須公聽並觀惟是諸家之書不可盡得就如論孟朱子所集二十餘家今豈能盡得之恐不若且享其成果能玩味

之久雖朱子亦不用矣所論朱子所註於道理無疑惟制度器數如三歸反坫等處多未及究愚請反其說三歸反坫不必究而道理亦尚有疑如程子謂權卽是經朱子謂經權有辨程子謂管仲始與之同謀云云朱子謂管仲有功而無罪若此之類覺得程子有包括得極盡處有剖析得極精處又不可專守朱子之說也參同契以凡劣一向未得其旨承教亦不能領略又不知空同道士何爲而註之不久尚面請也所論禮經當博考最當張子之禮卽程子之敬尙

不可苦溺於度數耳韓退之謂古禮無所用於今豈全無所見哉監中書板羅允升司成清查略有次第秋間或能致數種也

慰蔡介夫

奉別未逾時忽聞尊府封君奄弃榮養不勝驚怛所幸猶可以盡人子之心者得以視疾送終豈非孝感所致而然與此間僊卿便最少久欲奉慰不謂稽遲到今也愧悚愧悚往年途中教墨諭及小詩彼時亦欲録寄今當讀禮則不敢矣然其中誤為所取者已荷拈出見示其他甚

語亦不必再讀也經書微言與吾心性隱微處工處不容從復寶副飢渴惟亮察不具

與楊君謙

歲稟王文哲掌科行附上一簡昨得書示却未見到意者此君猶未抵貴郡也諭及欲來金陵何爲中止又渴一面得對談連日夜何樂可以易此古人最重師友之聚文公至長沙東萊至寒泉皆不遠數千里高風邈然徒切仰嘆康根匏繫若老兄打透此關擺脫此累久矣正莊生所謂逍遥遊鵬搏鯤運無不可者矣此行必不

果哉惭然命駕寔慰鄙懷金山志㪽作也荷惠教

與王景昭

象山語類深荷刻示一序尤見造詣而其取舍輕重之間足以警學者矣版不易發至但得印惠百餘本甚慰所望蓋恐相知見索無以應之耳其間有當時寫本失照管處今略標帖出得指授工人改定尤好原儒大要亦望録示此外兆有可以見教者幸不以其憒憒而弃之他惟福兹一省以及天下至祝

與楊名父

每憶年兄雖居要地政亦請簡爲學必有餘力書來云云豈泛應人事亦自有不免耶康職務不煩惟是米鹽瑣瑣亦用經心所與同事者吏胥雜流色色有之和之所在孔穴難塞日尋于此則爲學之時固亦無幾矣恒念既無精專之工只得狹作規模擇其不甚緊要痛加删減近看小學四書頗有味實勝它書康更愛横渠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之說以故不敢肆力涉獵若是者高明以爲何如風便不惜惠教荷〻

記修好編書德樹苦攻文詞居魯溫習之意多
三人者時一相見固皆有益者也承問及之不
具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五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六

書

與梅一之

借來靜修集寫本以吾家所藏印本校之則不全者有矣吾家本卷末有考異如王孝女門銘孰不要終身一句本篇無之惟見考異中註中更有數字增損今讀之但覺本篇渾成如此者頗多由是觀之則版本亦不可無也靜修文章言言濂洛固不俟論其間力去陳言出人意表誠世間之奇作而此集信世間之奇書也寫本

奉還得考證字書漫滅處甚多原缺字處亦僭爲添補一二幸覩其至

與陳大中

閒閣下生計落魄頻年筆耕外郡伊川堨參魯齋治生豈果全無謂哉又聞閣下未有男子而自強仕之年遂已絕望不置偏房想亦爲貧所致然聖賢之道經綸參贊皆屬分內而一身之追未宜疎略如此託在斯文骨肉因風附此不能他及

與徐舜和

鍾泰愍公之死獄事幽秘其衰處家人無從知也家君歷數年始訪得之於錦衣總旗某盖其之子曾從家君學而某則當時親出公屍而瘞之者家君遂以語公之子陛乃陳情乞恩以正首丘公死六七年体肉皆潰盡惟臂腿受刑處血漬糢糊以汞沃之倍加鮮明家君所眼見也高公撰公忠義碑謂與家君同訪得之非是意者事機舉行之際高公正在當路扶持玉成則有之矣家君高公皆與泰愍同鄉篤其拳拳於故人忠義之骨則同耳

與張經載

得近疏讀之敬〻仰〻常情未免有貫禍之說先正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某於此亦云此後詞氣尤望少加和平庶幾感而易入伊川先生云譬之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正謂是耳余惟保重

奉吳匏菴

家君諱崇字尚賢別號復菴景泰庚午舉人會試屢辭乙榜卒業胄監天順壬午部試第一授桂林同知擢柳州知府丁艱服闋改除永州

於三以利民澤物為己任性剛直卒以取忤權
貴戊戌朝覲謝事家居蚤師吳聘君康齋高弟
胡九韶平生尊信朱子小學書恒舉以誨人先
妣奉舅姑至孝先祖母晚年病風未起居皆自
抱持遇溲溺唾輒以手盛之積十余年如一日嘗
謂蔡曰讀書須要明理理苟不明徒逞言詞無
益嘗致朱子父母告詞陳君舉當筆當時亦略
述蔡齋及祝夫人事以告君舉竊謂道學大儒
其顯揚之大者既有所在猶拳拳于此顧以廉
之不肖所藉以為崇親者僅有是耳用是謹撮

其梗槩伏乞裁擇事苟不實是誣其親惟念其十七年門下之託粗為老實而信之也幸甚

與王司徒論救荒

康儲有溷濆近日城中米價老米一石銀八錢新米一石銀九錢較之往年常價一石四錢上下大約踴貴一倍　舊京重地艱食如此不可不慮見今賑濟有司文移牽制百端所及甚狹况倉粮侵散不還入國沾惠但後此有荒何以處之論者欲將各項銀兩招集商米亦難卒至不若將各倉積貯水兌脚米減價糶之一石或

四錢或四錢五分留待豐年買米補還則貧人
易於得食比之賑濟所費尤廣而根數原額亦
自不失似可行也或謂如此須用奏請蓋不
知先年建議水兌脚米正爲救荒而設不必更
奏也不識執事以爲何如要之米價之高下年
歲之豐㓙惟在鈞慈轉移之際伏冀上爲 國
家下爲蒼生熟計而早圖之幸甚某出位狂言
悚悚仄仄不具

奉晦菴閣老

曩在金臺極欲供門墻洒掃之役第以禮絕勢

隅有不能耳聞獲進見所聞一二緒論皆世儒口未嘗道者益信伊洛自有淵源也近得執事謂廉與蔡清讀書稍欲究理羣以凢下之資又乏師友之助無從質正抱愚守迷聞執事此言愧汗無已而所以增夫感激之心者則愈深矣不知如何而可以仰副奬與之萬一也嘗謂執事不爲詞華之學而文章風格迥絕於人豈非從大本大原中流出固自有不同耶執事平生手筆之書亦望早與以幸後學使人知敬軒先生之學傳之有在庶幾有因其言而得其心者

遂未間頓慕之至率易奉狀伏冀亮察

與王伯安

論學難論政亦難大抵政事卑陋皆由學術膚淺為世道計不能不為之憂也門下近日可語者何人留意收拾使此道果明於下則異日必有行之於上者許大乾坤豈終絕望也哉吾人此後相見皆未敢必風便幸無金玉是禱

與王伯安

恭聞 明詔特徵 帝心簡在此天下之福也但江西瘡痍之赤子慈仁父母舍之而去不知

居廟堂亦念之否乎一省之人眷戀於深恩大惠何時而已也寬恤税粮之條望與巡撫先生暨諸司熟講而行其已徵在官者如何作下年之數及十分如何作五分之免諸如此類講說既定盡一揭示則小民得以沾　朝廷之實惠矣講學一事承執事開諭甚至領領教教然某嘗恠陸青田謂伊川蔽固已深近年陳白沙門人尊其師謂伊洛以下之儒蓋不足道皆言之大過審如是則此學自孔孟而絕雖程朱不得而與程朱不得而與青田白沙得與乎青田天

資固高其流弊在於簡略學孟子而失之若白沙則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其學在儒禪之間不知執事以為何如

因饒生力疾布此

答王伯安

近世無講此學者只有役志舉業詞章而已至執事始立吾道之赤幟甚盛甚盛但精微之際最難著語程子所謂如扶醉人者是也至於所講尤宜平心易氣若矯枉過正恐又墮於一偏將來只成一家之學須百世以俟聖人與聖人

後起不易吾言乃是某抱迷守愚平生惟程朱是信所愧工夫作輟若存若亡年與時馳意與歲去可勝嘆哉然亦尚冀面盡不宣備

奉易菴舅氏

近思録易傳撮要奉覯聞近時愛看唐詩老年精力有限須將此等屏去日間焚香宴坐時將近思録細玩殊有味也易傳撮要雖是后人所編次然此書却是伊川之學到至處其徒謂其踐履蓋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久自見尊舅喜讀易此書分類却更便覯也天晴無事屈

適新居留一二日甚幸不具

與李學正

廉自居憂以來久缺書問負罪負罪同年鄒汝愚詰士可謂奇男子不幸貶死嶺表廉討夜傷之且聞其子湾兒亦死則絕嗣矣未審乃翁以何人後之早晚可以此意告之亦陰德事也外祭文一通并葬儀到日望加寵光其家千萬

與祝太守

新建篤至遞到琢翰開慰無量兼以山谷詩集惠至數部何感如之鄰志編成渴思一覩近者

東白先生相見奉教半日獨承及此所恨各邑
俱無舊志不足考證然不及今早爲恐後愈無
所據南昌爲江西會府此事豈可置之弗問是
宜執事之惓惓也同年項成之頊以太平新志
見遺今奉一覽大抵郡志雖得凡例好至於去
取無甚難者聞執事新奉按臨敝邑經畫河隄
甚悉見得前人有未到處如此爲之或可保數
百年無水災也鄙敝邑河隄築埽始於宋辛稼
軒滄桑之變豈得只守故處高見議埽上須六
二尺日暇是又關於兩高縣築圩增皆不勞而集

此並得之東白老見謂餘惟倍加保嗇以惠茲
一郡不宣

奉王三原

康嘗謂執事之忠亮惟　先帝與　今上知之
天下之人雖知之終不若　二聖之知爲深當
成化末年弘治初政凡事在大臣甚難有不能
轉移者執事一疏之入無不聽從則　二聖之
相知豈不過於天下之人哉然輒不得久於其
位者蓋世情瀾倒未有獨立如此而人不群起
而訟之者也執事乃以長孺宋廣平韓稚圭

之流豈不堂堂然宇宙間哉毋聞懸車之後日以著書為事不勝欣慰幾欲奉問持以平生於執事未嘗有秘第之調秘書之奉所以遲疑退縮輟復罷之既而思之在前日而有此恐涉乎踈遠攀附之嫌在今日而有此不失為後生向慕之意用是不愧率易敬申起居仰惟正直之德期頤之壽一代人龍百年間氣尚冀倍加保攝至祝不宣

答何撤立

寮於執事忝任通家平生最切傾嚮第以年來

閑後退居之敬自絶長者何可勝言近者誤蒙
執事以嘗見妄編名臣言行録乃有珎翰之及
佳帖之惠且謂小書如何後生初學聞見寡陋
書籍缺少方深掛一漏萬之懼忽辱先生長者
曲加稱奬感愧無量所諭梁石門宜收及仕雖
不顯或山林之士果有善行可紀者亦不可遺
極是極是石門頃被敎矣仕雖不顯與夫山林之
士不知爲誰若得詳示并以事蹟見畀使之增
入萬一此書異時爲有識所取豈非執事之所
賜哉未聞尋候所需求一齋吳思菴碑文今謹録

以奉張來儀文集無有有則當續附呈也目今中外公論皆頌執事再起以福蒼生伏冀保嗇以副重望幸甚

與韓都憲 名重

共審執事以直節正氣移撫淮藩輿論欣慰蓋雖在彼之勢方張而公道豈終廢哉舍親范廷和茲有湘江之行嘗聞 本朝黃忠宣公總治交趾凡士大夫遷謫至者並見溫卹執事能為今日之忠宣也得不有望哉冊次奉狀草略伏冀亮察不具

答張天衢

承惠簡惠君錫并録惠程學之文衡目録甚荷甚慰而所諭此皆悉之矣程君所選文既有目録將所出書籍對本抄謄即可成矣此等書籍收書家多有之况本家所蓄尤備惟擇一二儒生取而付之殆不難爲萬一有不得者仍存其目于篇而注其下曰訪求未得無不可也第恐遺漏尚多去取尚有可論者耳何也如吳康齋之文根據程朱

國朝惟辥文清可與之上下其論令則無一篇在選或謂選文以文人之文爲主

此却不然宋文鑑周程張之作皆在焉文而出于理學斯其為天下之至文也六經之文一出于理學者也近代舍之而宗史漢何其謬哉此予鄙見特舉一人以例之見其所遺者尚多也若劉保齋之文真有蘇長公萬斛泉源之勢惜選其辭文清從祀議李璋冠辭皆文之疵者耳文清理學粹然未可輕加評論冠辭謂儀禮祝辭以歲之正非正月不可用殊失經旨以歲之正正字與令月吉日令吉字同義此予鄙見特舉數篇以例之見其所選者容有未精也雖然

程君平生精力已費於文字及嘗論朱陸同異爲西山心經附注則又似不止於文字而已者至其顛覆之早貫穿之多與夫筆力之徤又近時之絕無而僅有者則其所選固有足觀者矣昔東萊編文鑑朱子甚不滿意今尚賴以傳于世閣下誠爲之梓行以傳于世焉則懷鉛提槧之士窮年辛苦所選其有以表見于後者既無所恨而後生初學得而觀之抑豈無所啓發也哉予亦好成人之美者頗覬其成也不具

文鑑凡例甚好朱子所論亦求全責備之意

耳其凡例有編其文理之佳者是文好理又勝者也有文雖不佳而理可取者亦編之是不在於詞而主於理也有衆人以爲好者亦編之是不敢以一人之見而盡廢群議也有文不甚佳而其人賢名微恐其泯沒者亦編之此又法外意也不知程君亦用此例以經綸其中否也

與蕭子雝

其歸計已决近於月湖之傍購得半畝俟亡室窀穸畢聊營菟裘其上此後光陰有限得終日

燕坐其間足矣復何望哉所寄彭幸菴序
并手書之類千萬目過轉致荷荷甚於世情落
落不合獨沐此公知愛之深不知何以堪此有
問希及之不具

與蕭子雝

奉去小景一部共八册某自弱冠亦頗有意作
詩爲文第以賦才不敏讀書不多兼之舉業妨
廢間有所爲尋復焚棄誠恐取笑於人及領鄉
薦以來方得留心茲事其後又以義理弗精言
語之工亦有何益於是沉潛宋儒之書絕意不

為者父之蓋欲驗之心而体之身焉然既入仕日用應酧藝所不免於是又復爲之積至於今不覺有此夫詩文之傳或以才勝或以理勝韓柳歐蘇以才勝者也濂洛關閩諸先生以理勝者也苟或二者俱無而欲詩文之傳不可得已此八册者亦何所恃耶子雖幸取而一觀或存其所可存或去其所可去別成一集則所以荷知己之愛爲何如哉

辭楊邃菴

自執事當阿衡之任某之不肖已三轉官矣所

謂知己之報不知當何如耶所愧朽腐庸劣恐終累執事之明耳悚悚息息方今海內人才皆在執事胸中靡有毫髮遺漏用舍之際尤汲汲焉豈非以時不可失也哉茲當別去值考察之時不得面辭伏冀鑒亮幸甚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六